

■ 纪念

故乡的笔名

□ 李 鑫

就像人们因为喜爱沈从文而知道了小城凤凰，我相信，很多人知道河南淮阳的新站小镇，多是因为作家孙方友那一篇篇、一部部令人拍案叫绝的小说。

孙方友早我10多年出生在这个镇上。我们虽然不是同胞，却情若手足。因为双方父母都曾在一起工作，所以自小我们就特别亲近。孙氏四兄弟依次取名“朋、友、和、平”，在小镇上蔚为壮观。我和老四孙方平是小学同学，与老三孙方和（即作家“墨白”）一起画过画，自然和孙方友接触甚多。方友兄的突然离世，让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在过往的人生旅途中，有些人原来对自己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。

我喜爱文学，与孙方友有很大关系。他是新站小镇上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，工农商学先后从事，五行八作无所不能，三教九流了如指掌，地方掌故烂熟于心。而且，他感悟敏锐、记忆超强，表达方式极具感染力。因此，刚认识他，我就和很多人一样很喜欢听他讲故事。30多年前，他还没有一篇文章变成铅字，我就多次听他讲起关于小说的构思。每次讲起，他的眼睛总亮亮的，透着神采，藏着神秘。直到多少年后，我对我当初的面孔还记忆犹新。我总是感慨：如果孙方友当演员，肯定挡不住大红大紫，说不定在影坛夺魁称帝也未尝没有可能。但是，他志不在此，除年轻时演过《红灯记》中的“鸠山”，他没有更多的登场亮相。这些年，他沉淀下来，泡在老百姓中间，钻进造纸堆里，然后在文字中挺身而出，小说一部接一

部，影视剧一个接一个。他有一句话让我始终不能忘记，那是几十年前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，他说，兄弟，这辈子你肯定能看到我写的电影、读到我的小说，而且是传世之作。当时我问他，你准备用个什么笔名？他一听，极其认真地说：“好不容易出名还用什么笔名？就叫孙方友！”

后来，孙方友果然出名了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云南边防偶然看到一本《北京文学》，上有孙方友的小说，读完很是兴奋，马上给他写信。他回信给我，说他开笔会到过云南，在昆明大街上，见到当兵的都上前问一声，“你认识李鑫不？”只把人家问得一头雾水。

当时，云南战事吃紧，我正和战友们穿行在硝烟阵阵的群山之中。算是命大，有幸从战场归来。我回家探亲，到新站去看望孙方友，并送他一顶军帽，他甚是喜欢。后来，我发现他戴着那顶帽子照了不少俊朗帅气的相片，而且多次放在不同时期出版的作品扉页上，足见他对象帽的喜爱和隐藏在心里的军人情结。

随着离乡的时间愈来愈久，我愈发牵挂生我养我的新站小镇。每当思乡情切时，孙方友的作品总会给我怀旧的心以极大的抚慰。他书中的故乡已不叫新站，而叫颍河镇，由此可见他处事有别——自己没要笔名，反倒给故乡取了个笔名。对我来说，颍河镇、新站镇都是心灵的故乡。因为孙方友的小说，我对自己的出生地新站有了一种既亲切又陌生的感受，我从中不仅看到了孙方

友塑造的人物形象，而且还由此触摸到了历史中堪可称奇的被文化深深隐藏的故乡。

读过孙方友作品的人，或许都有一种强烈的感慨：那充满传奇的陈州小城、颍河小镇，不就是孙方友的“聊斋”吗？那形形色色、林林总总的人物，不正是孙方友作为一个作家对当代文学的贡献吗？是的，宛如沈从文之于凤凰，我们共同的故乡因为有了这位杰出的作家而让更多人知晓。

在郑州送别方友兄之后，我突然十分想念我们共同生活过多年的故乡，想念那个被称作“颍河镇”的地方，那座多次以“陈州笔记”之名出现在孙方友作品中的水上小城淮阳。作为从这里走出去的一位重量级作家，孙方友从乡镇到县城、省城，作品被翻译到英、法、日等多个国家，赢得了“笔记小说之王”等美誉。我的故乡，是深得上天厚爱的，她养育了一大批以孙方友为杰出代表的作家（仅新站一个小镇在改革开放后就出了6名中国作协的会员），她拥有一个比西湖大2.5倍的龙湖。湖边、船上的故事经孙方友等作家们的刻画演绎，往往让人对其有种神秘的向往。由于生活，更由于作品，作家与故乡水乳交融地连在了一起。母亲般的故乡，如何纪念远行的骄子呢？我想应该亮出孙方友为您打造的靓丽而又动听的笔名吧！围绕作家与作品，有多少文章可做。或许，当我再回故乡时，会看到令人拍案惊奇的孙方友作品故事园区，会看到舞台上正活跃着他创造的艺术人物……想到这些，又想到方友兄，我的心头浮现一丝欣慰。

方友大哥，走好

□ 柳 岸

7月26日下午3时许，收到“80后”作家红鸟的一条短信：“柳岸老师，我刚得到消息，孙方友老师因心脏病突发去世，是真的吗？”这个消息很让人震惊。因为家里信号不好，我随即出了大门，打了红鸟的电话，问他消息来源。他说是北京传来的。我感觉这是真的，可我还是不甘心地打了墨白先生的电话。他说：“是真的，心脏病突发，中午12点10分已经离世。”

我站在骄阳下泣不成声，任泪水搅着汗水在脸上肆流。接完电话，我痴痴地站在烈日下，一动不动，希望我只是在做梦。烈日炙烤，也未能让我从梦境中醒来。这时，许多文坛上的朋友不断地打来电话询问真假，唏嘘不已。我们心里都被这种悲恸、惋惜所震撼。直到我的衣服被汗水浸透，才被先生唤回屋里。

方友大哥的离世我并不意外，我知道他有严重的心脏病，而且是无法做手术的那种，可是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，就在20号上午，在“周口作家群崛起现象”的座谈会上，他还慷慨激昂地发言，声音洪亮，底气十足，并赢得了阵阵的掌声，看不出任何病态。20号晚饭后，他和弟弟墨白、女儿孙青瑜一起回老家看望父母，我还和他开玩笑，说不再回家，就犯法了。21号上午，我们一些作者——他的粉丝，热情地拉着他照相，他笑得那么明亮，那么畅快，那么爽朗。照相，他和我们一起兴致勃勃地游湖赏荷，祭拜先祖。吃过午饭，我们送他，挥手告别，诚言再见。谁曾想，这竟是我们最后的诀别。

21号距26号，不过短短的5天，这么一个鲜活的生命，说走就走了？我不禁悲恸问天：既生英才，何妒英才？

大哥，我一直这样称呼他。

当我还是一个热血的文学青年时，时常拿自己的习作向他讨教，那时候他的女儿孙青瑜，还是漂亮可爱的小姑娘，喊我姑，我喊他大哥，喊他夫人嫂子。每次去他家，他夫人和孩子都像对自己的家人一样对我，让我既温暖又感动。我的一篇小说发表，还是他向当时的《颍水》杂志主编梁庭华推荐

的。那时候，他常向外人说：这闺女中，有灵性，是个写作的料儿。我知道他是在鼓励我。说实话，没有方友大哥的鼓励，也许我真的就辍笔了。我热爱文学，痴迷写作，但每当寄出去的稿子如石沉大海时，就对自己产生了怀疑。稿子变成铅字是每一个作者的梦想，哪怕是豆腐块，哪怕是一张没有刊号的小报，都会让写作者激动不已。查无音讯的等待，会摧毁一个写作者的自信。每当我灰心丧气时，他就会鼓励我，说了我作品的很多长处，然后才指出不足。他积极地向报刊杂志推荐我的作品，让我一直在希望中等待。

大哥，我一直这样称呼他。

当时，他还在新站镇上住，他家前面有一个大坑，我常常对着他家的大坑发呆，想着肯定是这大坑的风水造就了孙氏弟兄的才情，要是我家也有这样的风水就好了。这想法虽然幼稚可笑，但是对孙氏弟兄的敬仰。因为我和孙氏弟兄的交往，也因为方友大哥经常的推介，我当时在新站镇也算小有名气。如果说文学改变了我命运，毋宁说方友大哥影响了我的一生。所以，后来我任周口作协主席时，有人对《大河文学》的作品档次有些微词时，我突然想通了，我们的《大河文学》就是要定位在扶持周口作者上。我们办的不是《人民文学》，如果作品达到《人民文学》的发表水平，他也不会在意《大河文学》了。《大河文学》就是要面向周口的作者，要为周口的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平台，它就是一块垫脚石，让周口的作者踏过它走得更高，这样的阵地，对一个初始写作的人来说至关重要。倘若不是当时的《颍水》发表了我的作品，我可能就放弃了。方友大哥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我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遇上他，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。

大哥，我一直这样称呼他。

曾经，因为工作繁杂，我几乎远离了文坛，当然也就很少和他见面了。当我重新回归文坛，他依然是我熟悉而亲切的大哥。经过多年的练笔，我的写作水平也慢慢地提升了，开始在圈内混个脸熟，他也不断地向圈内人介绍说，柳岸是我发现的。我总是由衷地说：不但发现，而且培养。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创作，我每次发作品，都是他第一个向

我祝贺，还告诉我又在哪个杂志发了作品，发表的位置都会告诉我。有时候，我还不知道稿子是否能用，他就把信息发过来了。我知道他不会写手机短信，都是他女儿孙青瑜替他编好发的。我心里十分感动，也十分温暖。他的女儿孙青瑜现在已经是女作家了，但是她向文友们介绍我时总是说俺姑怎么样，一股亲情溢于言表。

大哥，我一直这样称呼他。

2009年，我从鲁院回来，去他家里拜访他。他谈及我的创作，建议我走出周口，到文学院当专业作家。他说，你只有走出去，才能视野更开阔，文学院是个平台，到了那里很多事情就好办了。我当时想得太多，不是不想当专业作家，而是有太多的羁绊。我知道他是真的关心我，才有了这样的规劝。是的，我没有他的才情，不像他对文学热爱得那么纯粹，我成了不了他。可是我对他的敬仰从未改变过，他明亮的眼睛、俊朗的相貌、洪亮的声音、爽朗的笑声、灵动的神情，永远刻在我的记忆里。他对生活的热爱，对朋友的真诚，对家人的关爱，永远是我为学习的标杆。他豁达的胸襟、宽厚的情怀永远让我怀念。

方友大哥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自有后人评说，但我觉得他之所以被称为“笔记小说之王”，是因为他的小说语言那么干净洗练，包含力量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字。他的叙述是那么从容淡定，浸透沧桑，穿越了时空的经纬。他的故事那么传奇生动，百态百相全都笼罩其中。他小说里的人物，个性鲜活，栩栩如生，积淀着历史文化的厚重。我特别想说的是，他小说的结尾，总是那么峰回路转，回味无穷，人生的无常悲壮，命运的乖戾沧桑，一如他的一生。

当我走进他家的小院，看到门口的花篮和花圈，我知道，他真的走了。我还没有来得及调整一下情绪，他的儿女已经哭倒在我脚下。女儿孙青瑜泣不成声地说：姑，我没爸了。我搀起她，已经涕泗滂沱。

面对他的灵堂，面对他的遗像，面对他悲伤的家人，我只能深深地鞠躬行礼，说一声：大哥，走好。

■ 印象

马尼拉之夜

□ 牛国臣

伴着夕阳的余晖，轮船缓缓驶入菲律宾的马尼拉港。随着海岸的临近，岸边辉煌的灯火、歌声和乐曲声，伴着海风向我们涌来。代理告诉我，这片临海长滩名叫BAY WALK，是马尼拉有名的“不夜湾”。因泊位紧张，我们的船锚泊在马尼拉内锚地，待处理好船务事宜，夕阳已收起了它最后的微笑，夜幕轻轻飘落，用它浓黑的翅膀温柔地覆盖了大海。

听代理说，马尼拉之夜很美，在他的盛邀下，我们一行十几人随交通船登陆，有机会零距离感受这座美丽城市带给我们的热情与浪漫。

马尼拉的夜是柔美的。月光迷人，天上的繁星神秘地眨着动人的眼睛。弯弯的月亮像大海里的一条小船，在天空中自由自在地航行。透过车窗向外远眺，霓虹灯映衬下的马尼拉成了一道道游走的风景线。不知不觉间，我们就来到了不夜湾。迷人的海岸边，在椰树的掩映下，各式各样的餐馆酒吧五光十色，洁白如玉的“桑巴吉塔”也在灯光中变幻着色彩，散发出阵阵诱人的花香。我和船员们挑选了一家很有特色的露天音乐酒吧，要了一些啤酒、饮料和菲律宾特色菜肴，选了一个离舞台不远的大圆桌坐了下来。见一下来了这么多外国客人，又是穿着水手服的海员，舞台上的男女歌者们唱劲几倍增，台上台下歌声、欢呼声此起彼伏。

歌手们唱的大都是菲律宾民歌，偶尔也有几首英文歌曲。为了助兴，我写了一张纸条，点了一首最近很流行、船员们都喜欢唱的英文歌曲《Take me to your heart》（《让我走进你心中》），连同一小费一起让服务员递上演唱台。一会儿，台上就响起了好听的旋律。

随行的水手小高，平日就爱唱歌，被船员们推崇为“海上歌王”。他此刻兴致高涨，主动上前邀请一位身着白纱舞裙、女神般清丽的菲律宾姑娘，一起合唱起来——“站在高山之巅，看着月亮高挂在清澈的蓝天，让我走进你心中，与你的灵魂相伴……”优美的歌声很感染人，在座不少人也跟着一起唱了起来。

这时，一个卖花的小姑娘来到我们桌前，“买花吗？”我摆摆手，指了指坐在旁边座位上的一个对情信、心想，这孩子也没没眼力劲儿，我们是一帮男子汉，买花送给谁？

小姑娘转了一圈，一枝花也没卖掉，又转了回来，“先生，我饿了。”说着两眼直勾勾地盯着餐桌上的饭菜。“一边去！”正看到兴头上的水手长不耐烦地说道。看着卖花女那双饥饿的眼睛，我心里实在不忍，问她道：“你想吃什么？”“什么都行，我已经一天没吃饭了。”小姑娘英文说得还不错。我叫过服务员，让她把菜谱拿来交给小姑娘。“你随便点吧！”我的船员们都睁大了眼睛看着我。女服务员冲过来呵斥：“滚出去！你怎么可以这样？”小姑娘吓得发抖，我向服务员说道：“请给她拿一把椅子吧，她是我的客人。”“先生，可她是……”见我一脸愠色，服务员只好拿过一把椅子给了小姑娘。小姑娘也不客气，她坐在了椅子上，一连点了好几个菜：鱼、牛排、鸡腿……还要了一杯饮料、一碗米饭、一碗汤。在她点菜的时候，我细细地端详小姑娘：她看上去大概只有

10来岁，面目清秀，脸庞上的稚气中，仿佛还带着一些江湖气。不意中我发现，她握她的手和胳膊上，有不少被蚊虫叮咬后留下的红疙瘩和痂痕。“先生，您真好！日本人？”小姑娘问道。“你把耳朵竖起来给我听着：我们是中国人！”二副愤愤不平地说道。“哦，实在对不起先生们。”小姑娘连忙道歉。“Chinese, Chinese……”小姑娘一边在嘴里喃喃念叨，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饭，好像连鱼刺都来不及吐，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。

不一会儿，几盘子饭菜被小姑娘一扫而光。她抹抹嘴：“我从来没吃得这么好，这么饱。谢谢中国朋友，我去卖花了。”说完，拿起花，风一样消失在人群中，旋走无数人的眼光。

这时舞台上响起了迪斯科乐曲，自由舞的时刻到了。台下客人可以随意上台跳舞，二副和水手长带着几个会跳舞的水手登上舞台，他们那刚劲潇洒的“水兵舞”，让所有在座的客人大开眼界。一阵阵掌声为勇敢的水手们响起，不少年轻的菲律宾姑娘跃上舞台，忘情地与水手们一起对舞起来。

过了些时候，卖花的小姑娘又来到我面前，“先生，我这里还有20枝玫瑰花卖不出去，您就买了吧，否则回去老板要打我。只要20美元。”说着，小姑娘向我伸出两个手指，然后用手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衣角。看着小姑娘眼里那乞盼的目光，我拿出20美元放到小姑娘手里，然后把玫瑰花交给水手小高，让他把花献给舞台上正在演唱的歌手。小姑娘向我深深鞠了一躬，从桌子上拿起一杯啤酒走到台前，突然用了一个漂亮的“海豚出水”动作，纵身跃上舞台，高高举起酒杯大声喊道：“为中国朋友干一杯！”“OK！为中国朋友干一杯！”小姑娘的提议得到了座所有人的响应，我和所有船员们也举起了酒杯：“为在座的各位朋友们干杯！”然后一饮而尽，舞台上下沉浸在快乐中。

这时主持人来到我身边，盛邀我和十几个水手上台献歌。而我也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，与弟兄们一起跳上炫彩斑斓的舞台，接过麦克风，用英文说道：“朋友们，今晚很高兴和来自不同国家的各位友人欢聚一堂，共同度过这样一个美好的马尼拉之夜。我们来自中国，那是一个神奇美丽的国度，有机会欢迎大家光临做客。我们是海员，我们的船就停在海湾不远处，”说着我用手指了指我的船，“明天我们就要起锚开航了。为了这难忘的马尼拉之夜，现在我们将一首海员们喜欢唱的《Sailing》献给大家。会唱的请和我们一起唱。谢谢！”

于是，马尼拉海湾上空，响起了《Sailing》的歌声。水手们那带有浓浓海味的粗犷嗓音，从沙滩奔向大海，在海上盘旋回荡，像大海在歌，似大洋在唱。台下所有人都站了起来，跟着我们放开歌喉：“远航，远航，重返故乡，穿越大海，搏击风浪，只为靠近你，与你一起自由飞翔……”歌声中，有一只小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，我低头一看，是那个卖花的小姑娘，只见她闪烁着快乐的双眸，甩动着美丽的长发，唱得好卖劲，舞得好动情，笑得是那样甜。

哦，马尼拉之夜真的好美，原来无眠的夜晚也会笑着开花！



西部 WEST New literature edition 新文学 2013.8 目录

西部头条·《玛纳斯》：活形态的口承史诗……郎 樱
“我在梦里学会了唱《玛纳斯》”……陈崇正
“文学神父”与“当代荷马”……阿地里

小说天下 风……居玛吐尔地
若隐若现……姜喜雨
快钱儿……陈崇正
张乐朋

一首诗主义·北京诗歌沙龙诗选 曹疏影 杜力老 梦 值得人活下去的成长……寒 烟
在云里喝茶……乔 叶
奥芬巴赫的晚期风格……王艺涵
当音乐穿过《悲惨世界》……歌 韵
秋日……阿利斯泰尔·麦克洛德著
张 莎译
阿蒙森……艾丽丝·门罗著 艾 玛译
失爱夜歌……布迈格著 陶永强译

地址：新疆乌鲁木齐友好南路716号 邮编：830000
电话：0991-4515235(传真)、4597602 邮发代号：58-65
邮箱：xbxiaoshuo@sina.com(小说) xbsanwen@sina.com(散文)xbshigepinglun@sina.com(诗歌、评论)

当代文坛 2013年 第五期要目

西部批评高地 中国文论重镇

名家视阈
抵抗流亡或寻找理想自我……敬文东
《尘埃落定》发表15周年及其经典化……王一川

文学史论
“钱钟书斥责马悦然”考辨……首 庸
文学的“现代”与现代文学史的边界……谢应光 伍思源

理论探索
20世纪80年代西方文论的话语转向……周晓露
赵毅衡的形式——文化论及其意义……唐小林

创作研究
关于当代中国社会灾难书写的几个问题……陶东风
什么是好的中国小说？……周明成
散文书的复兴……欧阳斌
李丹梦
农村伤疤与新伤痕文学——罗伟章论……白 浩

逢单月1日出刊，2013年每本定价16.00元，全年96.00元。欢迎到各地邮局订阅，邮发代号62-173。邮购款寄：四川省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5号当代文坛编辑部；邮编：610012。电话：028-86742979。http://ddwt.qikan.com, E-mail:dangdaiwentan@sina.com(投稿用)。

现场 逝水新波(小说六题)……聂鑫森
关于短篇小说、小说的构思与行文(聂鑫森谈)……聂鑫森
寻常生活出悠远岁月……苗梅玲
聂鑫森的理论与实践与小说的方向……张 春 卿爱君 李德南

新锐 主持人语……谢有顺
双婴记(短篇小说)……李 晔
叙述结束的时候，小说刚刚开始……徐 超
自有水气的充沛淋漓……行 勇
送雪回家(中篇)……吴刘维君
君子好逮(中篇)……谭 岳
经过(中篇)……陈 辉
青松祠(短篇)……张逸云
白石三帖……刘剑桦
听见风吹过……范亚湘
散文二题……欧阳斌
中国特色社会下的舒勇和他的“红社会”及“泡泡社会”……夏 骏
高处……余 丁
创造让中西方文化更深层次互动的作品……杨晓澍 孙海发

艺苑 社长：谭仲池，主编：江学恭，执行主编：王滨海。主办：湖南省文联。邮购地址：410001长沙市八一路227号。电话：0731-84582637。邮发代号42-31。半月刊，全年价312.00元。

诗歌月刊 POETRY MONTHLY 2013年 第八期要目

头条 阳子 霍俊明 邵纯生
李建春 丁丽英
道 梅依然
先锋时刻 曼德尔施塔姆诗选……王家新译
国际诗坛 新加坡诗人
南子 郭永秀
白左 何婧婷 月 潺 徐幼功 易小倩
向晓青 莫小闲 周圆圆 陈 颖 晓 连 婷
苏笑嫣 陌 峪 郁 陈 梁 雨 清 章 翼 翔
罗玉珍 刘 可 慈 琪 梦 阁 雨 心 笑 笑
张 小 夕 之 晴 伊 水 刘 昕 婷
现代诗经 夜 鱼 贝里珍珠 贾梦华 张奕斐
福建三明诗群·大田部落
卢 辉 连 占 冲 张 钦 钟 杨 朝 楼 青 黄
叶建德 潘宁光 颜良重
随 笔 陈仲义 谢 宏

主编：王明韵。邮发代号：26-176。单价：10.00元，免邮资。邮购地址：230001合肥市芜湖路168号同济大厦六楼612诗歌月刊收。联系电话：0551-62888379。